

近世偉人傳

蒲生重章著

三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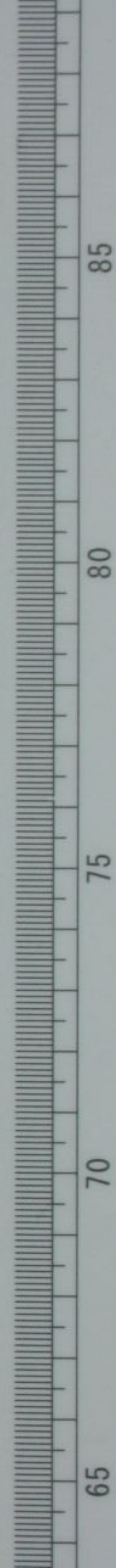
上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695

5





文庫11  
A 1695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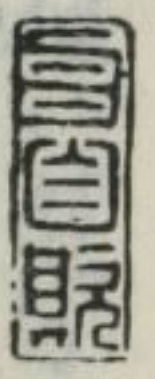
明 治 十 有 九 年 新 鐫

蒲生重章著

近世偉人傳

青天白日樓藏梓

鬼 神  
法 壯



近世偉人傳

春嶽公題字

蒲生重章



家已好仲書

為善之必日積之人喻

看其心氣



近世偉人傳第三編序



金洞之山有四大石門環門巨巖  
怪嶽異態百出。綿為海內之  
奇觀。余嘗探焉。今雖久欲勝具。  
而念一及之。輒將復命。鞋鞮。友  
人蒲生綱亭著近世偉人傳。及



茅三編。余每一編出。讀且評之。  
呼奇叫快。如遊金洞之特云。  
蓋古之有佛人。猶地之有奇石。  
雖有為下。大焉。皆造化精英之  
所凝結。而活勃。瘦態。則人。豈及  
過山嶽。况網交。筆力能刺。

畫出之。可生。而全領乎。余  
遊可以止焉也。抑金洞第四  
石門。尤軒豁雄偉。踞門下。  
連前三石門。諸岩。而回瞻。壯  
快絕特矣。不古。佛人。借其  
四編。亦能然歟。既及第三編。



則第四編之觀。若及遠也。余方按草硯俟之。

明治十一年十二月

胡唐及谷素心撰并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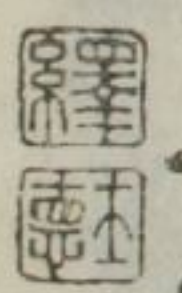


功



蕭生善君相橋寓在乃乃  
相橋風月足教遊道是儒  
流平 遠流也世偉人年  
幾傳青天白日高橋

重野安海好



花蹊女史揮書





漢偉人傳賦呈

十里香

偉哉近世偉人傳奇哉  
文字幾子變造物主宰  
天地人如此靈篇如何  
現吾友子閣性如壽之

事一奇之真獨擅子  
比長心賦子虛信史終日  
侯小傳唱及多方字  
明天子在上述編安得  
物監薦。明治十一年

近世偉人傳

題辭

五

論語



卷之七  
是齋  
清生氏梓

八月念二日。

皆天蘇村海祥題

春桂甘史蕭生氏謹書

于好年十一歲



銷夏園  
齋

襲亭詞宗屬題

一六居士候



元世章八專

夏祥

清生氏梓



遊山信人傳

是齋

清生氏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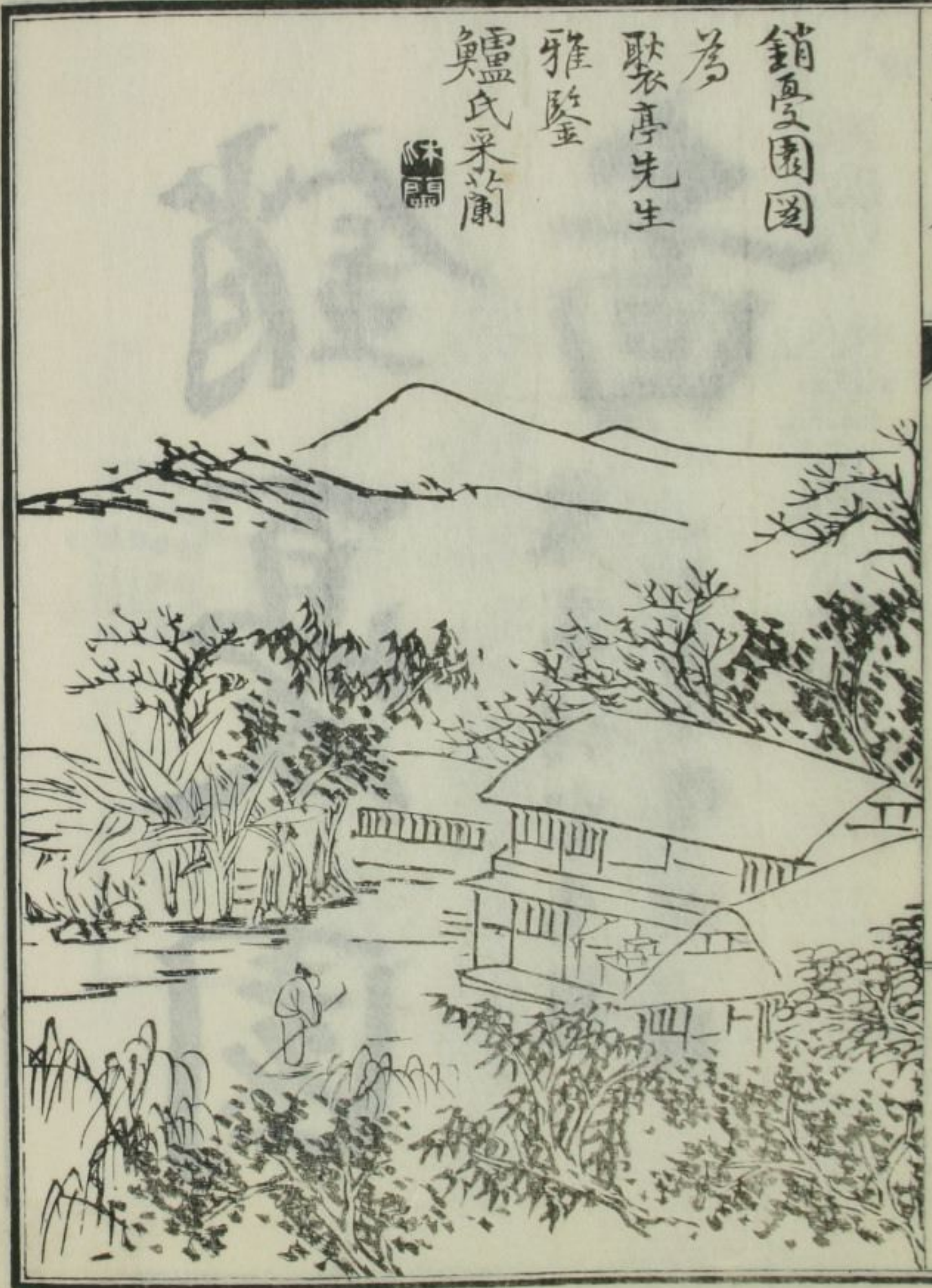
銷憂園圖

為

耿衣亭先生

雅鑒

靈氏采蘭



遊山信人傳

題辭

清生氏梓



近世偉人傳 是編 蒲生氏林



白々書之樓百尺先生善作  
筆下以空之雅來秋之  
也心當手時又之

去清妻之在之如之



銷憂園記 錄以代自序

成齋曰以銷憂焉刪何如此處不照消憂字為可

明廬曰叙述雅致可

兼江加批

成齋曰上之作臺上

明治四年余既掛冠閑居無事乃修理園圃以銷憂焉園在飯田街俎橋側廣五百七十餘弓園北有堂堂右為室室曰苟完堂曰光霽堂東又畫為二室一曰玲瓏齋一曰尚網亭茲面東南淨窓明几宜讀書齋前夾徑作圃栽牡丹芍藥圃外結短籬栽桃李木瓜垂柳之屬籬外皆菜圃如農家其東作葡萄架以遮烈日引清風架左右雜植梧桐槐檉松竹芭蕉石榴櫻梅枇杷棕櫚南燭拖子薔薇山茶海棠躑躅之屬以供四時之賞其中築小臺上之望園外長濠濠

近世偉人傳 蒲生氏林



瓮江曰時  
 々二字別  
 通作引如  
 何  
 成齋曰自  
 樓名一轉  
 說出生事  
 文思敏甚  
 加園  
 明廬曰此  
 園此樓皆  
 得之天恩  
 之餘此又  
 青天白日  
 之一義乎  
 瓮江曰二  
 句足以見  
 其胸襟洒  
 落不得不  
 批點

時々通海潮。房綫舟楫常來泊。方冬水禽翔集。嗚々  
 乎折葦枯蘆之間。濠架橋。即俎橋。人行不斷。余日涉  
 園中。時眺瞻以為樂也。八年夏。徵官修史局。曠務鞅  
 掌。三徑頗荒蕪。十年西南亂起。史局減費。官員罷其  
 半。余亦在罷中。因復閑居。艾鋤荒蕪。更雜植奇花美  
 草。臨水起樓。命之曰青天白日樓。用舊號也。先是安  
 政丁巳。余應藩主召。歸村松。將有所用。忤執政旨。被  
 放竄。作詩見志。有俯仰我曾無所愧。青天白日放歌  
 行句。後卜居麴坊。號青天白日樓主人。而實未有樓  
 也。今則有之。樓上敷席十二枚。南北施玻璃障。南瞰

瓮江曰寫  
 園外所有  
 以為園中  
 景致何等  
 巧手

朗廬曰是  
 天下第一  
 之佳音又  
 佳致欽羨

長濠。冢與觀月為宜。園東南有堤。方春櫻雲蔽水。是  
 為參議大隈氏園。北望俎橋。遙眺駿臺。及礫川。清遠  
 翁鬱。西則招魂社。燈臺聳空。樓下有亭。曰洗心亭。  
 亭前有銀桂一株。花時清香襲人。亭東有竹塢。猗々  
 蔽水。浴塢而北。出乎小臺背。有酖醪架。春晚一白如  
 雪。冷艷豁眼。自小臺背而北。沿籬步。抵有為塾。生徒  
 講學之舍也。塾面東南。東籬有枇杷一株。黃玉累累。  
 其傍有紫陽花。花如盆大。籬外隔濠。有小渠。水聲淙  
 々。與諸生讀書聲相和。殊有幽致。余作近世偉人傳。  
 每構思。避妻兒來賓上樓。起草成呼酒。自勞。頗暇



成齋加園

氣江曰復

何云々五

字割愛似

可

又曰歷叙

時勢可憂

者隱與前

段青天白

日詩映發

不特其文

可誦其人

可尚

一六曰說

出十憂筆

暢意達妙

則妙矣然

事實多不

中肯綮者

朗廬曰前

面無數波

瀾得一證

頌住大生

色

成齋曰此

園刑何如

大橋陶庵

曰自古天

下豈有無

憂之時哉

而此篇本

段歷叙十

憂著々中

肯綮文尤

園中艸木仰望駁臺林巒怡然銷幽憂也

因合而命

之曰銷憂之園

客恠曰子既逢遭明時再列朝官無

凍餒之患而有園亭之娛優游自得復何憂之有而

今以銷憂命園何也余曰昔有嫠婦不恤緯而憂國

而况丈夫乎且余性善憂見紀綱未肅而內訌屢起

也輒憂見四民未得其所而風俗日頽也輒憂見異

說橫行而正學之未講也輒憂見忠良卷舌而讜議

之未興也輒憂見上下相狗而毀譽亂真也輒憂見

欺詐日生而廉恥掃地也輒憂聞金貨濫出而國債

如山也輒憂聞強國陸梁而侮我歲久也輒憂聞訟

獄繁興而裁決淹滯也輒憂聞盜賊滋熾而緝捕嚴

急也輒憂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其為憂亦多矣昔

者陶淵明既辭官歸田園宜若無憂者而猶借琴書

以銷憂余惡獨不然客慨然曰如子之所憂則余亦

有之請携一樽酒屢來與子銷之此園乃書以為記

時十一年五月中浣

坂谷朗廬曰零細寫來如画而出處進退之狀自

顯于其中末段胷中磊砢假客發出波瀾動蕩不

覺其長園林一轉忽望江海奇觀奇觀

重野成齋曰結末證淵明即一篇主腦至此發之

近世辭人專

園紀代自序

十

論

生



事官可誦  
益作者精  
神之所在  
誰謂之不  
通時勢不  
達事務者  
乎噫

引滿之力。可以破石。

川田瓮江曰。罷官閑居。優游園林。宜若無憂。然而  
慷慨悲憤。見於楮墨間。范子曰。處江湖之遠。則憂  
其君。其作者之謂乎。

小山春山曰。余性亦善憂。若此十憂。常填鬱于胸  
中。而不能自銷遣焉。今讀此篇。剴切透骨。識與筆  
力俱老。方今作此等文字者。舍吾兄其誰歟。戊寅  
冬日。訪聚亭盟兄。席上拜觀。漫識。

田邨翠崑曰。所謂十憂。非天下之靜者。不能審知  
也。噫。

胡廬曰。辭  
素餐者有  
功乎世之  
書絕高

又曰。此必  
有之理

又曰。處士  
大權孰與  
民權  
又曰。近人  
恐忘

題自著近世偉人傳

初編二編  
三編刻成

志士從來愧素餐。掛冠無責覺心安。閉門修史償前  
債。我是中興舊史官。  
正氣浩然衝太虛。一枝史筆憤冤舒。誰知小室寥寥  
夢。無數偉人來謝予。

興起人心事足傳。鴻儒狂士又癡禪。誅姦賞善尤愉  
快。誰信潛夫筆有權。

勤王翼霸說喧騰。斬虜誅姦亦壯哉。諸子精神君看  
取。總從憂國愛君來。

當時風習雖過激。一片丹心皆可傳。賣國營私彼何

近世偉人傳

日夏詩

上

論



世傳人傳 自是詩 蒲生氏

朗廬曰僕  
未見此傳  
傳必奇

者腦肝塗地豈非天

多一傳成最慨然忠誠想子感蒼天千里岐岨風雪

路遙知紅雪卷櫻田高橋多  
一即傳

絕嘆滔々風俗頹綠林豪客日徘徊挽回時弊豈無

策喚起循良佐助來依田佐助傳  
近日逢竊盜者往閱新闢紙都下

叙事立言聊遣憂敢云筆削學春秋書成得失與誰

語笑仰青天獨倚樓

傷時諷世是忠誠敢傲諸公頌太平文就嗚呼又題

末誰知無限醉翁情歐公作五代史論  
贊好用嗚呼字

溪恐空言人不信尼山所以筆春秋前言往行即炯

又曰雖太  
平頌太平  
則為破太  
平之端起  
承二句確  
言不磨  
可想見  
呼觥之狀  
又曰頌筆

戒有位亦能劉覽不

久與時曹風馬牛獨揮史筆氣橫秋稿成一笑呼杯

酒盤礴桂花香裡樓

頗愛衡門人訪稀沈思拈筆夜淒其孤燈似識先生

喜豆大蒼生脫稿時

稜々傲骨有誰憐獨讀我書銷寂然知己何須求異

代已遭清客贈佳篇

不須浮世買虛譽千古寸心眉自舒獨喜伊公華吾

著題云志士必讀書

審論名義弁吾書雄辨堂々似子輿我德不孤垂不

又曰無限  
清福  
湖山曰人  
作過似可  
松塘曰補  
朗廬曰亦  
皇國之華

又曰大禮  
帽

又曰勿辛

近世草人專 目題詩 蒲生氏



不鍊之文  
汗背々々

朗廬曰益

世又自益

良農夫

松塘曰得

作柱似可

朗廬曰益  
過大年

又曰冷殺

朽。鉅公妙筆助清譽。

莫道文章不直錢。數編新著亦良田。蓬々布世三千

部。支得飢寒可涉年。起用古  
人成句

罔極之情歲幾除。停毫感舊淚漣如。遺靈泉下應含

笑。今日豚兒能著書。

梨棗刻成眉目清。數編新著古人情。絕嘆不及先君

見聊當蘋蘩侑一觥。

未必編成飽蠹魚。山中故友閱三餘。敢希時輩捐貲

購。非是刑名功利書。

維持名教策應無。邪教滔々海內敷。敢寫忠臣義士

又曰惡魔  
定降伏

又曰已布

三千部何

必勞名山

蹟。普頌海內當神符。

也似相如賦子虛。閉門修史送居諸。不遭狗監亦何

恨。欲向名山藏我書。

舊友遙尋隱士居。盤餐所膾摘園蔬。更將何物勸杯

酒。數卷新編當漢書。

坂谷朗廬曰。琅々哦來。可喜。可嘆。可驚。可笑。可起

舞。大呼傾一大白。此是數曲偉人傳之鼓吹。明治

十一年十一月一日妄評。

小野湖山曰。盟臺近業中傑作。似讀山陽翁修史

偶作如評語。則朗翁盡矣。余復何贅。戊寅天長節

近世偉人傳

自題詩

十三

蒲生氏樹



拜題。

鷺津毅堂曰。寫出自家遭遇。與修史消息。筆筆靈活。而毫無近世輕佻之習。是君高人一著。已卯一月妄評。

鱸松塘曰。不假修飾。性靈自見。可與山陽修史諸作并傳於不朽矣。敬服々々。己卯人日。於七曲草堂南檐。妄評多罪。

龜谷省軒曰。昔顧嗣立選元詩。夢見元人來謝。纂其詩。尚爾。况於闡其幽光乎。他日君將有所夢也。

襲事曰余既有此夢作詩紀之古亦有此事可謂奇矣

近世偉人傳三編例言

一初編二編同門長岡堯民就先生亂稿中。摺摭整頓。乃撰例言。授剞劂氏。而今夏不幸上鬼錄。是以余不顧不敏。乃代堯民。顛任其事。整頓三編。然義例一同。初編不復贅特揭。管見一二告讀者。

一朗廬先生紙碑說最妙。曰事可傳者多。則文不得不長。文長必須大碑。大碑則要大費。將小之歟。事蹟晦澁。有文與無文同。是豈人子之情所忍哉。於是乎紙碑之用大矣。今如我網亭先生是編。則所謂紙碑之絕佳者也。世之忠臣孝子欲傳其主其

朗廬曰愚說入例言幸甚

近世偉人傳三編例言



親之事蹟者托之先生則不朽矣。  
一昔陳壽索米於丁廩之子某曰當為乃翁立佳傳。  
如先生則不然其意在顯其潛德發其幽光而已。  
故苟其事蹟不入史法者雖以千金潤其筆亦辭  
而不書乞者不勞意于此可也。

明治十一年歲次戊寅桂花月於有為塾東窓。

南筑 受業 平佐廉謹識

近世偉人傳三編目錄

上卷

息軒安井先生傳 據先生隨筆并口碑 藤本鐵石傳 據村山恒手記履歷書并口碑

橋本左内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吉田大八傳 據太政官日誌并口碑

木戶孝允傳 據明治史要并口碑 高橋多一郎傳 據履歷書同人日誌

白囊子傳 眞下晚菘傳 據溝口桂岳話并實見

中村中侗傳 據其息手記履歷 小川幸三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木暮足翁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下卷

佐久間象山傳 據其門人北澤正誠年譜 日田伯輝傳 據元田南豐手記

近世偉人傳 目錄 十五 浦田氏



江藤新平傳 據明治史要并口碑實見

學信傳 據伴蒿溪和文傳并口碑

永田佐吉傳 同上

關雪江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堀口文枰傳 據其叔青軒手記并遠州村民手記

岸玄知傳 據伴蒿溪和文傳并口碑

長岡皞傳 據其弟手記并實見

無南傳 據伴蒿溪和文傳并口碑

佐々木照元傳 同上

破鏡傳 同上

黒川登榮傳 據履歷書并口碑

右通計二十四人

近世偉人傳三編目錄



近世偉人傳三編卷之上

東京 蒲生重章子闇著

息軒安井先生傳

朗廬曰勤 苦句六字 先生一生 本領 又曰先生 有功于學 而事業則 是為魁

先生名衡。字仲平。安井氏。號息軒。又號半九子。飲肥。藩士。弱冠游江戶。入昌平學。師事古賀精里。勤苦過絕。等輩。居三年。學成歸鄉。闔藩敬信。藩主伊東祐相。年十九。賢而敏。亦深信先生。詔以國事。初飲肥之俗。有洗子之弊。數禁之不止。藩主用先生之建議。設嚴法。凡婦人受胎五月。告之有司。伍家保之。若墜胎。洗子者罪之。貧而不能育者。三子以上。給子米若干。又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蒲生重章



翁江曰言以除百年積弊誰謂儒者不適世用乎  
湖山曰借老翁語以表得人心之深是澄澹之妙  
又曰先生曾不辭飲肥祿辭官作乞藩主移家于江戶如何又曰補圖

論之以天道好生之德遂不戮一人而百年積弊全  
止方是時板敷村有一老翁年六十餘語人曰我嘗  
生三子家貧不能皆育之乃舉長子一人而其二人  
則洗之後長子死竟養他人子以為嗣若使此君出  
子三十年前則我亦享實子之孝養而不見今日衰  
老之窮苦也因潛然泣下云其所建議皆有裨益乎  
國政大率此類也戊戌歲辭官挈家復來江戶學識  
益高名聲愈顯弘化嘉永間洋夷事起先生慨然憂  
之作防海策數篇人以比諸老泉審勢審敵至於書  
估輩寫以粥之射利嘉永中幕府擢為昌平黌儒員

翁江曰當時講兵者往往說刀槍之利儼先生欲儼洋法造大艦巨礮亦足以証識見與庸儒異也  
南豐曰議論雖或失當而大旨則美文辭亦可觀要老儒之作也  
朗廬曰共

既而轉某縣令不就任而止方皇政維新之時徵  
不起家居教授以斯道自任嘗有某生來說歐米共  
和政事之美先生乃辨其非尋又與絕交書論之其  
畧曰足下亦知所謂共和政事者耶昔者周厲王無  
道民不忍王流王於彘天下無君七年同姓諸侯恐  
周室之覆相共適京師為政當時號為共和故共和  
者天下無君群臣相共為政之謂也若必欲行之於  
皇朝不知將置主上於何地也傳曰君親無將將  
而誅之夫廢立何等事今也公然唱之學館而為之  
師者亦不知禁之以我道論之赤族不足以償其罪

近世偉人傳 三編 二 翁江氏 辛



和者人民  
合為政之  
謂先生失  
解然皇朝  
云々則壁  
立萬仞確  
手不拔吾  
邦無君國  
必滅  
瓮江曰忠  
憤義慨請  
到此不覺  
淚涔々下  
朗廬曰佛  
亦然豈特  
耶蘇  
又曰歐學  
不可不講  
而講之者

不可不奉  
此說  
湖山曰翁  
說固確矣  
而評亦確  
矣  
朗廬曰先  
生學自其  
僻處來唯  
其僻故所  
守亦確然  
不動  
湖山曰翁  
生有剛強  
不屈之性  
其學之成  
全在于此  
曰學自僻  
處來非公  
評也

寧暇問其是非哉。然其所以至此。蓋亦有由而然。西  
洋土塔穀少。不足以自給。是以為奇技淫巧。廣與四  
方貿易。以補其缺。是以其權在商。勢與王侯相抗。俗  
又奉耶蘇教。耶蘇之立教。以君父為假。輸財於己。謂  
之積於天上。計吏收稅。憎之甚於盜賊。是以民邈視  
其君。而貴耶蘇為真君之子。此共和政事之說。所以  
盛行於西洋也。洋學之徒。不知忠孝仁義之為何物。  
粗能讀蠅字。則便浮慕艷。稱為至當。不易不能究其  
理。非成敗所在。其流為耶蘇。耶蘇不已。陷為無君。無  
父之人。邪說之惑人。如阿片之釀歡夢。日覺其可樂。

而不知其受害。既深。雖欲悔之。不可復及。可不慎乎。  
又作辨妄五篇。以闢洋學。晚患眼。不能看書。然尚扶  
持斯道。為子弟國字著書。名曰睡餘漫筆。中有言曰。  
如西洋政事法律。從其國俗。極刺薄。若用之。我邦恐  
傷我忠厚之美俗。而為薄惡之風。且於人倫之道。以  
君臣父子為假。獨貴夫婦。以為天主之所合。尊女甚  
於男子。此教尤有害於我邦。汝輩取西法。其慎之又  
曰。洋學之徒。自稱我邦。以為野蠻。稱歐米。以為文明。  
何其惑也。為吾子孫者。慎勿口如此之言。又曰。教童  
子。以唯正行儀。講習孝悌忠信之道。為要。故古者學

近世章人專  
二篇上  
三  
補註  
補註



朗靈曰先生亦非不取西法唯慎之而已又曰平之理今日世人漫之可發深省

湖山曰補

南豐曰聚

歛一語最

中時病

朗靈曰蓋有所慨

校尚多。若以徒識字識物為學問。不教孝悌忠信之道。則驕慢日長。男子不敬君父。長上。婦人輕舅姑。良人皆廢。內外之常務。終誤其一生。苟如此。則雖學校如林。有損而無益。汝輩雖不能異日為大官。若居教師之職。慎勿失此意。又曰。苟為吾子孫者。慎勿為聚歛之臣。若負吾言。我雖在黃泉。必罰之。年七十八以終。先生狀寢陋甚。初入昌平黌。眾視而侮之。及聞其議論。見其文章。輒皆服。嗜學甚於食色。於書莫所不窺。著書甚眾。如其左傳輯釋。管子纂詁。二書傳至清國。清儒邱濬恪序輯釋。應宝時序纂詁。皆極口嘆賞。

湖山曰翁之所最親。交宿陰外。在山田方。谷木下屏。潭二子二。子名必可。加東湖弘。庵皆晚年。交是余所。熟知。瓮江曰山。田方谷與。宿陰交而。先生則不。相識也。湖山翁所言。恐屬訛傳。

生平與鹽谷宿陰。藤田東湖。藤森弘庵諸子交善。文酒徵逐。以為樂。宿陰嘗嘆曰。我居恒觀於仲平。以自勵。然惟恐其終身不能及也。其為遐邇名士所推重如此。善諷子曰。余年十九始謁先生。出文稿乞政。先生評曰。諸篇矯々可喜。而贊勁於傳。銘健於贊。蓋作者之學。從韻語入。故見於文者如此。且戒曰。子若廢作詩。而專從事文章。則文當更進數等。後必成家。而余性嗜吟咏。竟不能廢之。又嘗命余診其大素脉。按其腹肚。血氣濼々。有掀翻三部之勢。丹田實而膨如瓠。蓋



湖山曰翁之經濟文章實似老泉其於邵堯夫頗似不倫何如  
錢江曰老泉堯夫恐皆擬非其倫要之先生氣象與宋儒迥然別矣

其稟於天者厚而深也宜乎年逾古稀而著述不已其識見高天下也余又聞先生巧心計於數術不學而能旁通占相之術於戲如先生雖曰合老泉堯夫為一人亦可也

坂谷朗廬曰象山東湖宥陰橫井諸先生皆以雄傑之資各為一家其學其識各有獨得不敢雷同先生又特立乎其間說各異而相敬愛毫無今世迂僻之嘲而所以維持名教亦在乎此矣真一代之偉人也

裴亭曰湖翁去朝後余尚在史職聞以大博士徵先生之議又先生門人長友安敦今在予門云嘗見先生御書戴以大博士徵事由是觀之湖翁

小野湖山曰已曰學自僻處來又曰致迂僻之嘲朗君於安井翁似有未盡者余之服翁在宥陰橫井諸子上象山東湖皆大異其趣故可別論耳又曰徵不起三字恐非實事維新之初余暫在朝當時山內容堂秋月種樹二君專任學政兼職務進退余為錄海內名士三十餘人附之其於安井翁則曰仲平雖徵必不出且非一紙可以徵者若欲其必出君等親就謀之然二君終不往詔書亦不下而止是余所以深尊翁世人皆不知也稱徵不起者蓋訛傳耳



之言似不  
必然

川田甕江曰。先生臨終。囑余以墓銘。今墓有宿艸。而未屬稿。及讀此篇。愧汗有泚。但余所見行狀。先生高足弟子長倉某撰焉。而與此頗有異同。可疑。然各據所聞。以錄逸事。彼此兩存。亦不相妨也。元田南豐曰。息軒翁邃于經學。著述亦富。蓋近世之大家也。以余視之。高於佐藤一齋一等。

藤本鐵石傳

鐵石初名鑠。字鑄公。後更名真金。鐵石其號。備前岡山人。片山某稱佐第二子。出為藤本彦右衛門之義子。因襲義父通稱彦右。後改稱津之介。天保庚子歲。辭仕。漫游四方。安政丁巳。遂卜居京師。賣書畫。以自活。號都門賣菜翁。初鐵石住備前上道郡雄町村。為農事掛名職。屬吏蓋取號于此。表不忘舊也。資性剛鯁。容貌魁偉。善和歌。好說兵。有大志。常唱尊攘大義。以鼓舞天下之士。文久三年癸亥秋。以幕府不奉攘夷之詔。天皇赫怒。決親征之議。於是侍從中山公忠

明廬曰屠  
物外自有  
賣菜翁  
又曰彦九  
後身

又曰恨屬  
豈置獲麟



既廬曰數  
句揭時勢  
全篇眉目  
即明此法

光欲先舉兵誅幕吏而後奉迎。鳳輦乃抗疏論之。潛糾合義故脫京南走。擢缺石以為軍總裁。樹幟于河內千窟城。直前抵大和五條。襲代官鈴木源內於縣廳斬之。其屬吏長谷川泰次等凡五名。皆數其蔑如。朝廷殘虐土民之罪。而梟之。實其年八月十七日也。遠近震恐。高取挾山諸藩。及豪農富商等爭來獻物。如高取藩既以書約獻鎗三十本。砲銃三十挺。鞍馬三匹。糧二百石。而僅輸糧百石耳。餘皆食言而不致。方是時。萩侯得罪親征。議止姦吏。跋扈時局。一變諸藩負約不應。既而紀州郡山藤堂彦根高取諸

自史公來

又曰躍々  
如見而今  
兵制變化  
此狀永絕

藩兵皆奉討南山暴徒之命來攻。鐵石大怒。率兵三百餘。乘曉攻高取城。吉村虎太郎土州鄉士挺身提鎗躍馬入城。進抵第三門。輒縱一騎々。顛墜而死。即城將秋山某也。將拔槍去。砲丸一聲從城上墜。洞其胸。小川某吉佐中垣某謙太郎等扶將去。戰終不利。乃跋涉大日河鳩首嶺永谷等險。而陣于天川。敵兵益來攻。九月十日。乘夜放火於四十五所。襲彦根兵于下市。敵兵狼狽鼠竄于焰煙中。義徒揮槍如刺芋魁。此役義徒僅十二人。鍊石以橋本若狹為嚮導。若狹者河上鄉丹生明神祠祝。能諳地理。因先發砲於下淵。郡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七 維新史記 辛



朗廬曰古  
壯士之風

山陣營以斷其應接。潛經谷中間道，襲之。故有此捷。後轉戰數十所，軍連不利。崎嶇間關，兵勢頓衰。鍊石猶不屈，咏歌曰：雲遠蹈美岩，保遠佐々無武士。乃鎧乃袖爾，紅葉加津知留。既而以兵器彈藥日匱，糧食不繼，料事不可為。乃使勇士七八名護中山公，以脫焉。乃從容咏絕命歌曰：朝夕爾美加樂阿末世志，玉加羅太。那計試美無時，波來爾計李。因與敵兵大戰于大和，驚家村。遂歿。實是月二十五日也。年四十八。後五年，大政復古。朝廷賞其忠烈，賜米若干於其未亡人園子。

朗廬曰志  
成死亦何  
憾

善諷子曰：以鍊石有為之才，區々賣書畫以自活，何其窮也。洎中山公舉兵，擢為總裁，亦何其遇也。然時之不可，遂歿。寃以死，悲夫！抑自古英雄豪傑，不遇當世，沈淪於醫卜書畫之間而歿者，亦衆矣。鍊石雖事不成，其義烈轟々如雷霆，而皇運隆興亦如其所志。豈復有遺憾哉！吾作鍊石傳，慨然感其遇，故特論之云。

坂谷朗廬曰：大和之舉，子房之鐵槌也。雖身斃而海內震動，開維新之端。其人慷慨可想，而傳亦奕奕有生氣。



小野湖山曰。鍊石余舊交也。曩年東遊過余家。留寓十餘日。當時稱名夜字曉夫。一夕酒間。余咎其名字過奇。鐵石曰。吾之過奇。豈特名字乎。余因誦宋人痴兒不了公家事。男兒要為天下奇句。鐵石啞然笑曰。先獲吾心。遂三復其句。激談盡歡而止。後思之。如異日大和之舉。亦已胎于其胸中者。真奇士哉。余欲為作其傳。久而未成。今獲盟臺大作。洵可喜也。因附記往事。博一粲。

又曰。朗翁評以大和之舉。比子房鍊錘。鍊石有知。當欣然大笑于地下。余雖舊知。未能著此奇語也。

又曰。鐵石數改名字。如其號。隨處而變。但真金之。名。鐵石鍊寒士之號。世皆知之云。

岡田后得曰。鍊石與村山半牧方士善。其死也。方士護送其妻於備前。方士死後。其弟某為鍊石建碑。兄弟並高誼。而鍊石之取友。亦何其端也。嗚乎。鍊石可以瞑矣。



橋本左內傳

橋本左內者。福井藩士也。名綱紀。字伯繼。稱左內。號藜園。後又自號櫻花晴暉樓主人。蓋取諸鈴屋翁國風意云。父名長綱。稱彥也。以醫為業。母箕浦大行寺僧某之女。以天保五年甲午歲生。左內於福井城下常盤街。左內幼而穎敏。好學。從同藩儒吉田悌藏。講習經史。及長。慷慨沈毅。處事果敢。而接人溫和謙讓。未嘗與較。長短常慕。岳武穆之為人。自號景岳。弘化丙午。亞米利加使節來。乞通商。嘉永戊申。英吉利又來于浦賀。國家多故。海內洶々。而將軍家定多病無

朗廬曰為事者自不

又曰振難事然於當時此外無目的

又曰抑制專斷所以招禍忠於國者宜著眼於此。后得曰後之死道路者皆坐于此。南豐曰井伊直弼挾切主以切

嗣左內慨然憂之。欲扶植幕府。衰頹以翼戴皇室。接外國而不傷國體。恢張皇威於海外。當此之時。諸藩有志之徒相議。以一橋黃門長而賢。中外屬望。欲立以為將軍儲貳。且以為外國條約。諸港開否等。國家大事。宜與眾共謀之。不宜任一二有司專斷。安政丁巳夏。藩主觀幕府。在江戶。召左內謀之。左內乃與薩土諸藩有志。及幕吏川路土岐永井岩瀨諸子。交結贊成其議。而水戶景山土佐容堂諸公。皆左袒其說。獨伊井直弼欲排群議。以立紀藩主家。茂時二年。五年戊午正月。左內上京師。以為青蓮院親王。及三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卅 蒲生氏 辛



制上下後  
倫理戮忠  
良罪惡不  
在此條義  
時之丁其  
死道路非  
不幸也近  
時或以主  
持開國說  
誤稱揚之  
不亦惑之  
甚乎

條內府明敏有特操。可終始與謀事也。乃先謁內府。議時事。內府問曰。方今賢明可輔佐將軍者。德川親族中有其人否耶。左內答曰。有。因具說一橋黃門賢明年長。中外屬望。且陳其藩主積年苦慮。內府欣然拊手曰。天下之事尚可為也。三月。左內上書青蓮院親王。書意在於扶植幕府而遵奉。朝旨。且言諸侯蔑幕府。密通乎廷臣。而謀天下之事者。為賣忠獻佞。浮薄之徒。又說鷹司近衛二公家臣仕女等。事將成。當是之時。閣老堀田某守備中使京師。乞外國和親。及開港。敕許。且議將軍儲貳。朝議紛々不決。遷延涉月。

胡盧曰轉  
換之機決  
乎此

又曰自促  
實亂自古  
生於專擅

又曰風度  
可知

幕使乃納重賂於用事二三廷臣。促敕許。是以朝議屢變。正議廷臣八十八人。連署抗疏。論不可委外事於幕府。幕使遂不得意而還。左內先幕使發京師。四月抵江戶。藩主以為執事。專謀尊。王佐幕。左內日夜電勉從事。六月。伊井直弼竟擁立家茂為儲貳。入西城。七月。將軍家定薨。家茂襲職。直弼益專橫。譴責尾水土越四侯。皆錮于其邸。十月廿二日夜。幕吏數名闖入于左內家。攫收其文書去。其明召左內於市。尹石谷因幡廳。命禁錮藩邸。後數召詢訊。左內歸舍。讀書吟咏。或臨古帖。晏如也。未嘗一語及廳事。六年。

近世幕人傳  
三編上  
世  
緒生氏



南豐曰左  
內忠壯可  
欽而又樂  
道知命殊  
有君子之  
風讀至其  
從容就刑  
處使人嗚  
咽不已  
朗廬曰殺  
忠者存者  
唯邪幕府  
事隆

十月。鍛鍊讞成。下獄。既而又召。獄吏踢仆左內廳上。而縛之。斬于傳馬坊獄。實是月七日也。左內臨刑。從容著藩主所賜衣。端座受。又時年二十六。其弟綱維。及門人某等。乞尸。瘞于千住小塚原。後函送遺骸于越前某所。左內狀貌白皙。軀幹短小。而志氣甚大。年十六。慨然曰。區々學僻鄉。終不免乎井蛙之見。乃負笈游京攝。及江戶。出入諸名家門。年十八。襲父職。班醫員。既而藩主愛其異材。擢編親衛隊。令游學江戶。安政丙辰。藩主新興文武。釁召左內。免醫員。而充其幹事。左內乃定。令自藩士。年十五以上。至四十。皆就

又曰雖依  
賢主之知  
遇其人識  
見之高可  
想也  
南豐曰宋  
儒性理學  
實無益於  
世務趙氏  
之所以不  
振正坐此  
耳宜乎有  
志之士厭  
而去之然  
比諸陽明  
家猖狂自  
恣者則其  
弊猶小此  
亦不可不  
察也

學。革軍政。購漚艦。造砲銃。製硝藥。掘石炭。凡藩政之未張者。悉振刷興起。所裨益甚衆。先是藩學者。率出乎山崎門。高談空理。無益於世務。至此學風一新。云初左內之在江戶也。說川路某左衛門。某大服之。稱之。閣老堀田某。異日見其藩主於大城。曰。頃者川路某語余。越藩臣有橋本左內者。妙齡而穎敏。其議論剴切。精確一々中肯。僕觀天下之士衆矣。未嘗見可畏如左內者也。君有良臣。可欽羨矣。其為權貴所推服如此。初遭詢訊也。人莫知其由者。後家人聽之。廳吏曰。其所與謀事者。左內縷述無遺。一吏問曰。此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七  
緒生氏評



朗廬曰陪君於善識見卓絕

又曰照應有精神

事汝主當不知有欲暗回護藩主之語氣則左內有  
感喜之色然至於尊王佐幕忠義大節係藩主者  
則昂然軒眉吐實不避如水尾諸藩臣則皆曰事率  
出乎臣等私意非主君所知其歸罪一已頗有孤忠  
可憫狀人或咎左內之不然殊不知死生有命使君  
不義而苟免不若伏大義獲罪使之無缺於忠義大  
節是其平生所志也故臨死不敢枉之其在獄賦詩  
二首以見志曰苦冤難洗恨難禁俯則痛悲仰則吟  
昨夜城中霜始隕誰知松柏後凋心其二曰二十六  
年如夢過顧思平昔感滋多天祥大節嘗心折土室

南豐曰收上景慕岳武穆之句有力

后得曰閱新聞則綱維君亦為不可不為立一傳

猶吟正氣歌人悲其冤死似岳武穆云

善諷子曰余從其弟綱維觀其画像蕭灑美丈夫丰  
采奕々射人觀其小傳則其主春嶽公所手書云匪  
心微妙咄々逼真可以知其一時遇合之概也有此  
君有此臣而時勢之不可至此慘毒可勝痛惜哉余  
著近世偉人傳此人不可缺乃草此傳潛然久之遂  
以貽綱維

坂谷朗廬曰尊王一也欲各以其所事為之亦人  
情也且德川氏之末大勢未變之際欲以德川氏  
尊王是亦事之順者也然而賊臣不解事理殺忠



誠有策如左內者。是自裂其肺腑也。不斃何為。故大勢一去。以至丁卯戊辰而已。是覆德川氏者。德川氏之臣。而非他人所與矣。蓋天下之事。正理而已。背正理。則必以眼前姑息之利。致不測之禍害而已。後之尊王者。宜明此義。而無陷卑王之禍也。明治十一年四月。

元田南豐曰。左內唯知有忠義而已。所以辯駁吐實而不避。常人固不能也。

田村翠崑曰。論贊低徊俯仰有餘味。得歐陽子筆意。

功作手傳

關相雲曰。予南越人也。年十八。與堤正誼。同為藩釁幹事助。能識景岳為人。景岳沈勇耐事。寡言慎行。雖在燕室。必正襟端座。未嘗見曲肱抱膝。而其貌溫然。其言藹然。如婦人女子。然當責義論道。不少假借。予嘗同酌。醉後放吟。賴子成泊天草洋詩。景岳奮然勵聲曰。止。子成不過為一讀書人。苟取詩乎。有李杜在。取人乎。有文信國岳武穆在。景岳平生所志。可以見矣。安政四年秋。藩侯在江戶。召景岳議國事。八月某日。景岳率正誼等上程。予送到柳原驛。景岳臨歧握手曰。勉旃。所貴於讀書者。



竟作是  
字 記獨作在

為國家耳。苟因以釣虛聲士之羞也。一別竟成永訣。距今二十年。而景岳一語尚記。獨予耳。悲夫。頃日蒲生子闇作景岳傳。以予之善景岳也。介大鄉穆卿寄書。問其軼事。余乃書此于其傳末。以還之。

正誤

以予之善景岳以下改作予之於景岳交尤深不可默視。迺援筆書之。不覺淚潛々下也。

後 翠崑曰伏

吉田大八者。天童藩士也。慶應戊辰春。從藩主織田信敏在京師。當此之時。朝廷將討會津。命信敏為與羽鎮撫使。先導信敏。乃欲繼祖先勤王之遺意。以謀報效。先令大八歸國謀事。大八既歸國。東西奔走。諭奉體。朝旨宣布。皇威已而莊內賊兵來襲。城郭皆為焦土。仙臺米澤反覆。抗王師。與羽諸藩多應之。大八在賊中。毅然唱大義。奔走盡力。勤王賊憎之。欲逮捕。大八乃潛伏避賊。然四方皆賊。無地可避。間關崎嶇至沖原。山形。為山形兵所捕。送米澤。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十五 蒲生氏



朗廬曰痴  
決議  
又曰歸國  
時蓋既決  
死宜矣為  
從容

又曰名士  
名士

受其命。囚之山形。既而致之本藩。令囚焉。賊猜忌尚  
不解。山形嶺岸某由勘解秋元某輔鑑來曰。宜處大八嚴  
刑。此各藩之決議也。大八聞之。乃沐浴著正服。求酒  
快飲。作遺誠與幼子。咏諧歌賦詩。從容拔佩刀。割腹  
以死。其詩曰。眾口鑠金實信哉。郭為焦土屋為灰。男  
兒須識義不義。腰下寶刀龍吼來。日誌龍吼時年三  
十七。實戊辰夏六月十八日也。大八幼好讀國史。平  
素慨嘆於綱紀之衰弛。銳意乎沐皇威之更張。潛心  
鈐鞞。旁講習劍槍技。參與藩政。力除舊弊。修文興武。  
廣交結海內名士。孜孜勤勞國事。云明治二年冬十

前  
白庵

朗廬曰餘  
渡感慨動  
入

二月。朝廷下褒辭。賜祭資金二百兩。且命天童藩  
知事織田信敏。祀以旌表其忠節。  
善諷子曰。大八在賊圍中。毅然不屈。遂被陷。從容就  
死。可謂大丈夫矣。宜哉受朝廷之褒賜也。抑如我  
村松藩七士。其死有前後。而其唱義遭害。則一也。今  
尚墓門荒涼。家人裁供香花。豈忠義之鬼亦有幸不  
幸耶。悲夫。

坂谷朗廬曰。四面皆賊。藩小。又為焦土。單身唱大  
義。其辛苦可知也。千秋卓節。讀其傳。使人肅然起  
敬。



木戶孝允傳

木戶孝允號松菊。舊山口藩士。本姓和田氏。為桂某所養。因稱桂小五郎。幼年驕悍不羈。惡戲無度。母戒之弗聽。童外喪母。始悔悟就學。兄事同藩士吉田松陰。既而東游江戶。受劍法於齋藤彌九郎。精力過絕。等輩遂為其塾長。又出入于江川太郎左衛門中島三郎平勝麟太郎門。聽歐米事情。頗有所得。藩邸有覺。曰有備館。有國學漢學擊劍及洋書諸課。孝允為之都講。文久間。志士某々等欲刺霸府閣老安藤某於坂下門外不成。內田萬之助者亦與其舉。事敗而

則廣曰透  
一筆見他  
日之基本

又曰善知  
人

走見孝允告志屠腹而孝允未始識萬之助也其為志士所慕如此元治紀元秋七月長人之舉兵於輦下也孝允乘夜帥兵士肩著因州藩兵符入因州邸促應接因人違約不出兵長兵既破孝允無地置身會三本木坊有女岡部氏者慧而俠百計匿孝允孝允得間遂逃丹波後納岡部氏為妻是時孝允變姓名稱木戶準一郎至山口藩邪黨夷藩主召還孝允為大監察濠理藩政孝允舉村田箴六革定兵制始用洋式藏六後更稱大村益次郎方朝政維新之時為兵部大輔先是吉田松陰為幕府所誅孝允



被大用。闔藩士皆以所事松陰事之。當此之時。薩長二藩以事相惡。土州藩士坂本龍馬憂之。如薩邸。見西鄉大久保諸子和解之。乃往長門。說孝允。薩藩士黑田大山諸子亦尋至。於是孝允奉藩主命。與品川彌二郎等。俱抵京師。薩邸解說和乃成。自是二藩戮力從事於大政。復古慶應三年丁卯冬十月。征夷大將軍內大臣德川慶喜上表請奉還政權。朝廷允之於。是。大政肇復古矣。明治紀元正月。孝允被徵為總裁局顧問。既而為參與。歸國說藩主勸奉還其版籍。藩主默然。少焉曰善。汝代我善為之。孝允感

朗廬曰成敗大機關公著眼絕高

又曰古今大機關亦著眼絕高

又曰明主

又曰豪傑眼光同歸

泣而退。藩主急起呼之。謂曰。我既已諾之。然今大戰之餘。士氣激昂。難戢若輕易發。是說恐生不測之變。汝宜視時機而為之。孝允歔歔曰。謹奉命。乃至東京。一日與參與大久保利通論海內大勢及奉還版籍之議。利通亦大然之。二年己巳七月。孝允罷參與。為待詔院學士。尋罷學士。為出仕。九月賞其復古之功。賜祿千八百石。叙從三位。三年庚午。歸省在山口。二月。叛卒蠢起。圍藩廳。又圍其旅舍。孝允適不在。因得免。六月陞參議。十一月從大納言岩倉具視抵山口。明年廢藩令大布海內。四年以外務卿岩倉具視為



計 朗廬曰老

右大臣兼特命全權大使。差遣歐米各國。孝允利通等為之副使。六年歸。朝當是之時。參議西鄉隆盛副嶋種臣江藤新平等皆主張征韓論。孝允痛排之。隆盛諸賢終辭職而去。尋又征討臺灣之議起。孝允又排之。遂辭官歸國。八年。諸有司會議于浪華。孝允亦與焉。既而至東京。再任參議。為地方官會議長。是歲九月。朝鮮砲射我軍艦。於是問罪之議起。孝允上書乞躬任其事。辦理之。而罹疾不果。適視朝政。往往有與向所會議于浪華齟齬者。心竊慨嘆之。罷參議。任內閣顧問。疾愈。車駕臨幸其染井別墅。方車駕

又曰臨幸不勳

又曰徹底憂國

東巡。孝允扈蹕。十年丁丑。又扈蹕于西京。當是之時。西鄉隆盛桐野利秋等稱有所問于政府。將帥大兵至西京。孝允奏乞駐蹕于西京。發征討之詔。自當征討之任。會大久保利通自東京至。孝允與之論事。不合。大爭。既而疾復大作。天子臨其旅館。問疾。孝允將轉身下蓐。天子止之。慰問而去。叙勳一等。賜旭日大綬章。孝允卧蓐。一日大呼曰。咄。西鄉。盍休。溘焉。遂瞑。實是歲五月廿六日也。年四十有四。朝議贈正二位。賜金若干。葬于西京東山。孝允為人溫厚。閑雅。篤親戚。故舊。每朝拜。考妣木主。至死不廢。如中島



朗廬曰老  
氣橫秋猶  
前日而大

三郎平内田萬之助遺孤。並善視之。一夕默坐追懷  
亡友吉田松陰大村益次郎等。慨然賦詩曰。一穗寒  
燈照眼明。默坐沈思無限情。回首知已人不見。丈夫  
必竟豈計名。世難多年萬骨枯。廟堂風色幾變更。歲  
如流水去不返。人似草木爭春榮。邦家前路不容易。  
三千餘萬奈蒼生。山堂半夜夢難結。十嶽萬峯風雨  
聲。其官暇則與故舊賢士飲酒賦詩。風流自娛云。妻  
岡部氏無子。因養來原某子為嗣。曰正二郎。  
善諷子曰。余屢見木戶公於朝。公長身豐下。音吐  
靜温。接人不亢。娓娓善辯。今作此傳。想見其侍帷幄。

翼贊十大政之時也。於戲偉哉。

坂谷朗廬曰。公事業豈待吾曹贊揚。傳中於大處。  
著特筆。贊簡淡不飾。大得前賢遺音。

岡田后得曰。太史公傳漢廷名臣。直叙其事實。而  
微旨隱然可見矣。子闇傳木戶氏亦然。

田村翠崑曰。松菊公有句云。孤松拂風立。瘦菊經  
霜殘。蓋自况也。惜乎遂為識矣。噫。

三編刻成上之三條相公々々讀到此傳曰。考允  
與大久保利通論事不合云々。當時無此事。是屬  
訛傳。因更書以告讀者。己卯六月重章自識。



高橋多一郎傳

高橋多一郎者。舊水戶藩士也。名愛諸。字敬卿。號袖門。多一其通稱。本姓小松氏。出于內府重盛苗裔。遠祖諸房。莊方始仕水戶侯。高祖諸輔。文有故冒舅氏姓。高橋。父諸往。忠娶堀口氏。生二男。長即多一也。為人慷慨果敢。天保中。景山公銳意求治。釐革宿弊。修文講武。闔藩翕然。士氣大振。幕府姦吏忌之。弘化紀元甲辰。中以蜚語。命傳封世子。南山公而幽。景山公于駒籠支郎。南山公既襲封。奸徒用事。藤田東湖以下數十人。貶黜忠良。一空。多一憂之。奮然以雪冤復。

朗廬曰四  
字一生本  
領

又曰亦一  
後漢不勝  
慨然

又曰幕府  
存亡之機  
早決于此  
時

又曰此年  
此月此日  
何等之時  
也噫

正為己任。乃上書于和歌山會津熊本福山諸公。訴冤請救。諸公感激。為洗雪盡力。嘉永二年己酉三月。景山公冤始解。六年癸丑。幕府起公。議海防。安政戊午。大老井伊直弼擅政。主和戎。惡聞天下。正議公極論其不可。直弼大怒。中以法。再幽公。當此之時。天子軫念。詔南山公。勗以翼幕府攘夷狄。多一等感奮。與同志謀。誓欲遵奉。朝旨。而直弼益專橫。忌之。遂永錮景山公于水戶城。其用事者安島某。茅根某。鶴飼某等。皆處死。實安政六年己未秋八月某日也。直弼又當南山公登城。與閣老安藤信正等。列坐圍公。



明盧曰此猶責醫以用藥不覺而何為又曰猶知懼名義知而不改亦甚

近世倭人傳 三編上 論不一。或曰不可奉還。或曰可奉還。是以正議士恐  
作色責以奉還。鳳詔於幕府。於是乎藩士洶々。議  
姦徒或竊持。鳳詔奔江戶也。結隊警衛小幡長岡  
等行道。夜則篝火煌々如晝矣。而安藤信正等尚責  
奉還而不已。曰若不奉還。則沒收封土。若藩士有拒  
之者。則斬首。於是老臣肥田某上江戶。說安藤信正  
以。天賜不可還之正義。與藩士忠誠之至情。信正  
語塞。乃與直弼謀。請九條公回。聖慮更下。詔收前  
詔。於是多一。等慨然曰。非除權姦正綱紀。天下之事  
不可為。乃激勵同志。指授方畧。已則將糾合京攝同

又曰同心隔地如影響天亦知之乎

志奉。朝旨格幕政。拉男諸德。赴上國。路經岐蘇會  
大雨雪。欣然顧諸德及從者黑澤某。某曰。此天助我  
也。想斬姦事必成矣。是日同志十八人。果斬直弼于  
櫻田門外。時萬延紀年庚申三月三日也。多一既抵  
大坂。令同志山崎恭禮藏獵內藤某文七郎等具書斬姦  
事。呈摺紳某家。因竟入。叡覽云。既而櫻田事稍傳  
播。幕府警察甚密。多一一日訪島男也。家逮吏數十  
人來圍。而不敢逼。多一與諸德避入四天王寺。逮吏  
追至。多一慮辱捕手。乃刺刃吐唾。嗟出壯氣。凜然眼  
光射人。捕手皆靡。多一乃詣小川俊直家。囑以後事。

近世倭人傳 三編上 三 論世氏辛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清生氏神

賦絕命詞。搃筆大書。更深傳。及血淋漓。噴送諸德。以其血大書。誅戮賣國姦賊某云云。數十字於窓紙。亦賦絕命詞。乃剖肚殉父實。是月廿三日也。多一。時年四十有七。諸德年十有九。初多一之出鄉也。遺鏹一領。槍一條。歌詩若干首於家。命家人曰。後有公命。籍没居宅財器。則當出之。其詩曰。死期有日。此生涯。自踏危機報國家。六十餘州無一眼。獨伸憂憤對梅花。多一性明敏。忠誠動人。歷事景山南山二公。多一所裨益。安政丙辰。結城朝道謀逆。二公使多一治之多一。感激。糾治其黨。邪正判然。朝道伏誅。闔藩畏服。無異

朗廬曰。方今有此人。必為名判事。

言云。景山公賜書及章衣。以賞之。嘗患舌疳。公親製藥以賜之。其被知遇如此。文久癸亥夏。幕府奉旨許歸葬。及錄其後。六月廿七日。其弟鮎澤國維奉柩。自大坂四天王寺歸葬于水戶城西常盤之原。中川親王親書闔門殉難四大字。以賜之云。

又曰。歐人所以重國事。犯也好。文字不待多言。

善諷子曰。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信哉此言。幕府多殺。慷慨憂國之士。不日而顛覆。嗚乎。後之治刑獄者。其亦知所戒哉。明治十年十一月。撰于玲瓏齋東軒。時軒外山茶盛開。奇彩爛熳。耀映筆研。坂谷朗廬曰。滿腔熱血。筆々寫來。不勝卒讀。又不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十三 清生氏神



厭反覆讀。

青山鐵槍曰。多一吾同鄉人。慷慨尚奇節。此傳能摸其神髓。文字亦精練。老朽如僕者。亦將何言。吾素與多一相知。嘗為多一囑。作巡邑詩歌序。久慈渠記。屈指已二十五年。今讀多一傳。不堪今昔之感也。戊寅二月中浣。

岡田后得曰。高橋父子。慷慨義烈。並足千古。余尤愛諸德絕命詞。而此傳不載。故拈出于此云。國乃為思比加計多留高橋乃。渡志波天太留事。曾字禮志幾。

白囊子傳

白囊子者。北越人也。幼喪父母。孤窮不能自存。依於伯父而長。年十九。誓欲興家。東游江戶。修業甚苦。既而挾儒醫道。漫游海內。腰常佩大白囊。因自號白囊子。囊上題詩曰。一片天真風骨寒。大囊皎々玉蟾團。先生此裡盛何物。半是詩丸半藥丸。由是到處人亦往々。延以質詩療疾。白囊子得謝金。輒拉快友上高樓。一擲以為快矣。曾拉快友二三名。飲一酒樓。醉中走筆曰。鸚鷺朝班奚足榮。妖氛漢口簇江城。好尋花柳避嫌疑。深秘文章逃姓名。造物無情窘才子。美人

朗廬曰。筆不可說盡。以詩發之。逸致橫生。又曰。所謂天真之妙。枕山曰。有法有力。七律能事畢矣。



世傳人傳 三編上 詩 蒲生氏

朗廬曰非好色玉織之白白囊之白白相引也又曰抱作萬何如

又曰八字當時人寫真

又曰喜知於紅袖不

有眼識先生。玉織接袂留温酒。慰我胸中抱不平。方此之時。攘夷之說方起。白囊子亦夙左祖之曰。苟不主攘夷。則不可得國之獨立也。攘夷乃我邦列聖之常法也。開港權道也。常法確立。而權道有時乎可行。方今肉食驚彼恫喝。恣彼驕傲。而但欲從事於權道。吾恐異日禍害之起。如蝟毛也。乃作詩罵一貴權。交游或糊貼其詩于其門。貴權大怒。白囊子潛匿避禍。故有此詩。遠山雲如吟賞不措曰。狂杜牧復見乎。今日矣。乃和曰。敢道胷中貯甲兵。只須爛熳醉昇平。青山披画終無價。紅袖求詩似有情。才子任他耽酒

遇可知

又曰至此猶奪金盜中之頑者已

色。聖人未必避聲名。若為耐冷林和靖。鶴子梅妻了一生。盖起二句戒白囊子好事也。然雲如亦有氣性。學詩星崑。其慷慨悲憤。往往見乎詩章。非徒吟咏于風月者也。白囊子曾遊峽湘中。山中劇盜數人要之。白囊子徐倒索與之。唯護白囊太謹。盜以為重貨也。按劍大喝曰。不怯囊。則斬汝。白囊子罵曰。咄。汝獲此何為。盜曰。汝何護持之謹也。曰。此乃公心血之所注。故然。盜不信。逼怯之。唯詩丸藥丸而已。渠魁語曰。異哉。彼不畜索金。而惜此無用物。大笑而去。於是白囊子所獲金皆盡矣。僅剩十六文錢耳。乃作歌曰。有客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詩 蒲生氏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詩 濟生氏撰

朗廬曰句法自蘇來妙

有客其名章。腰間白囊何所藏。青龍白虎又走馬。皆名驅入其中遊。四方自號乾坤白囊子。鼻端出火氣。軒昂皎月一輪腰間掛。照去濁世行路長。單身千里飄然涉毒霧。瘴氛入異鄉。魑魅魍魎望見白囊走。且僵。何況公麼二豎子。小黠大痴窺膏肓。白囊子直投一匕。狼狽辟易何處藏。淋漓汗流脫然去。青龍白虎功便揚。走馬驀歛擊鬼殺。走馬湯治中惡鬼擊單刀直入力。何強。白囊子藥效如此。賊不能奪。徒自狂。吁。我白囊有奇藥。不問元化小青囊。既而復獲金若干。以還江戶日。與快友酌美酒。慷慨淋漓論天下之事。以

曰賊與俗吏白囊子亦奈之何

為快矣。已未歲。應其藩辟。歸村松。歸輒忤執政。旨被放。遂乃復昂然而去。賦詩曰。一片丹心向誰語。群鷄一鶴未得處。三宿出晝。雖濡滯。去父母邦。君須怒。莫道把鐵鑄大錯。飄零作客亦不惡。滿目江山清淑氣。吸入詩腸一磅礴。俯省未必悞此生。仰見蒼天色轉清。俯仰我既無所愧。青天白日放歌行。又集陸放翁句。以見懷。曰。鳥出樊籠馬脫韉。綸巾蕭散意差強。身游萬死一生地。樽前尚欲笑千場。萬里竄身元不錯。莫言人世足悲傷。自笑勞生成底事。但應賣藥似韓康。倦遊我已七年客。伴蝶隨鶯也解狂。百年浮世幾

又曰江山主人誰競其權

枕山曰天衣無縫何等巧手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詩 濟生氏撰



朗廬曰放翁為此人豫設此等句

又曰快語

又曰暗合之真者却成佳話他事亦然

人樂人事還隨日出忙。從教俗眼憎疎放。也勝歸作老馮唐。說與故人應不信。厭住愁城徒醉鄉。便死也勝千。百輩。離書千卷雜朱黃。人生但要無愧怍。閑中高趣傲羲皇。且吟且行。路過鴨松溪。茂住加。松溪讀大白囊詩曰。奇々然。結句是高青邱句也。白囊子曰。此我為此囊作青邱安得盜我句乎。松溪示青邱集。且賦曰。半是詩丸半藥丸。書之囊上。自為珍暗。合驚君得奇句。青邱學士定前身。因大笑。遂復還江戶。以儒醫開業於麴坊。戊辰夏徵官。鑿學館。既而補議政官。史官。轉大學校三等教授。累遷至少史。又入史局。詩

又曰今明一幅白囊子立朝寫真

又曰亦是自天真來者

翠嵩曰白囊子少時醉則曰天下士々々

豪大沼枕山贈詩曰。醫國鑿人本一般。玉皇前殿掌文翰。古方并適婦兒老。異術何須英佛蘭。腰下白囊餘野態。手中青史拜朝官。知君百鍊心思苦。他日攘夷此寸丹。初白囊子之被放也。伯父時年垂七十。臨別老淚沾衣。白囊子嗚咽不能語。伯父諱重喬。稱玄意。堀氏闔藩稱其德。白囊子亦堀氏有故。冒蒲生。別後伯父歿。白囊子及就官。寄所賜俸金若干。以祭其靈云。

善諷子曰。白囊子少嗜酒。多大言。少成事。是以世皆笑之。然識之者。以為非今世之人種也。初欲以軒岐



々今而思  
之非大言  
也  
朗廬曰良  
醫與宰相  
一擲為良  
野史亦妙

術騁馳乎當世。而遇世變。慨氣鬱勃。發歸文字。絕口  
不復言醫事。今則慕於古之立言者。而著書以自遣。  
然時放筆。感慨胸中。尚有磊砢者存歟。

坂谷朗廬曰。恠々奇々。置之虞初新志中。人不落  
第二派。文不下第二等。偉人傳中。又第一出色文  
字。蓋白囊子之奇。遇則白或辱。不遇則白益揚。皜  
々乎白囊子。余悲其不遇。又喜其不遇。夫白囊子  
亦安不遇。益激昂文筆可也。

鷺津毅堂曰。白賁子白囊子同人乎。將別人乎。何  
其性行之相似也。若果同人。其囊中所貯藥丸詩

丸之外。必增加幾個史丸。

鱸松塘曰。余見白囊子為人。所謂英雄隱醫卜者  
矣。其所論著。多致意於方技。蓋白囊子不見用於  
當世。胸中所貯之奇謀秘策。無所施設。故聊借醫  
術。以見濟民之一端焉耳。而今則有所慨。不復言  
醫事。隱乎野史氏。嗚乎。若白囊子。可謂善於遊戲  
者也哉。

田邨翠崑曰。丁巳之春。余請白囊子療母疾。白囊  
子戲賦詩贈余曰。遙喚華佗問療方。可知事母孝  
心長。為君祕訣吾何惜。探盡青囊探白囊。既而母



疾果癒。傳指已二十三年矣。今讀此傳，殆如前世人。而其操履之奇，依然於戲。白囊子真偉人也哉。岡田后得曰：清人黃公度讀近世偉人傳，傾慕貽書云：光明俊偉如閣下，可以學聖。相見既恨晚。又云：傳中姓名讀古詩，實為心折。可謂白囊先生獲異域知己矣。

真下晚菘傳

晚菘者，甲斐菘原村農夫也。名穆，字元教，稱專之丞。某氏晚菘其號，取諸陸放翁十月區々種晚菘句。為人仁慈而任俠，好學，善草書。初開質店，大破家產。一日見幕吏來，欽其威權，謂家人曰：吾當到江戶干仕。仕不為殿樣，不苟歸家。殿樣者，當時貴稱也。家人笑曰：子既以質店破產，殿樣焉可得哉。晚菘不顧而發。既至江戶，稱平馬新作。詣日光東照廟，禱樹長槍一本。當時至樹長槍一本，則得稱殿樣也。既而為代官手代，名頗得時望。眾醵金助之，稱無乃以其金買真。

翠崑曰：仁熱任俠四守括盡晚菘殿樣一生矣。朗廬曰：痴而此人妙在痴。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卷一

下某職祿世稱冒真下氏乃得稱殿樣時勘定奉行

某有威權擢晚菘為支配勘定於是晚菘以管礦山

事從吏卒樹長槍而到甲斐過萩原村舊宅省家人

曰我今乃為殿樣如何家人故舊皆委蛇俯伏而進

謁既而勘定奉行某有罪貶黜晚菘行弔之以故晚

菘亦貶黜班小普請居有年又起為作事方職尋遷

蕃書調所屬吏食祿百五十苞乃得復稱殿樣及德

川氏奉還政權晚菘隱居于橫濱賣書以自活其草

書學懷素狂蛇瘦蛟蜿々可駭清客大稱之云初學

書雖在劇職日必課一百字嘗語余曰人萬物之靈

朗廬曰六國相公再生又曰弔之即晚菘殿樣所以異他人

又曰此人蓋懲殿樣乃是真殿樣又曰此是所以為真

殿樣又曰解字即解事

南豐曰傳字說使人解頤

朗廬曰引証生致

又曰如此殿樣不妨

也苟立志專力於一技一藝則可必傳乎天下後世

也傳字从人从專余因以傳字為通稱以自警余曰

叟之通稱專也而曰傳何也晚菘笑曰我亦人也乃

併我為傳字也余拍手曰善哉叟之自稱自警也昔

者東坡得汪少微硯其銘曰松操凝煙楮英鋪雪毫

穎如飛人門五絕東坡云其所頌者三物爾蓋所謂

硯與少微為五耶今叟亦以自已為傳字邊傍蓋用

此例也已嘗作詩云閑臨古帖粟生肌想像醉僧揮

灑時擲筆逡巡驚且顧明窓現出黑龍螭其自負如

此其在職也善趨人急好賓客食客常不絕是以家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卷一 蒲生大宰



多  
朗廬曰天  
真在殿樣  
外  
翠崑曰此  
二名即余  
兄弟也幸  
遇國手獲  
蘇生感謝  
々々  
朗廬曰青  
雲墨君合  
一所以為  
真殿樣

無餘財。余亦嘗寄食其家。內子亦善待客。全家皆信  
余。嘗食客二名病疫。更數醫而不瘥。殆危。篤。晚菘乃  
迎余療之。余乃用大承氣湯下燥屎而愈。其屎熱臭  
甚。晚菘恐其傳染人也。乃手操烏嘴掘地埋之。人服  
其厚。年七十七以終。其書懷云。先生出處任人評。七  
十七回寒暑更自喜。青雲聊遂志。筆歌墨舞慰餘生。  
此為實錄矣。  
善諷子曰。晚菘形軀肥大。不便行步。方暑尤窘。而未  
嘗一日安坐。終年役々為人奔走。是好為人役者也。  
而欲為殿樣難矣。

就鷲津毅堂曰。晚菘嘗購匪夷犯疆錄。不能解。就余  
質之。當時其居與余相距二里而遠。然每朝必來。  
不擇風雨陰霽。亦一奇士也。  
坂谷朗廬曰。御前殿樣之稱。與先生之稱。今日不  
當一文錢。而陽惡陰好者比々矣。晚菘翁則蓋陽  
好而陰惡。余未知其孰是而高。孰非而卑也。  
元田南豐曰。晚菘磊落有用世才。如其愛賓客。善  
趨人急。亦可重也。  
田村翠崑曰。余與晚菘殿樣同鄉。故識殿樣尤熟。  
此傳真可謂傳神矣。古人曰。文章使人欲笑者乃



妙如此傳則然。

又曰晚菘殿樣與子闇忘年交善而殿樣不好酒子闇則嗜酒如命殿樣常為子闇置酒驩然不厭醉談徃々至深更可謂奇蓋以其仁慈任俠性氣投合也。

中村中侗傳

中村中侗者信濃伊那郡本鄉村人也名齋字大明後名元恒中侗其號其先加賀人系出自周防吉川氏七世祖某稱刑部仕于前田利家食邑中村因以氏焉至高祖元規始來于信州松本業醫祖父崇廣住伊那部亦業醫父澹齋讓家弟養性別自成一家亦居伊那部以安永戊戌歲生中侗中侗生穎異五歲學書六歲澹齋授之孝經能記不忘一日問大地盡處澹齋曰海也又問海之外何物澹齋奇之寬政辛亥澹齋移居山寺村時中侗年甫十五學於高遠藩

角斬然  
兩豐曰頭



七十信人傳 三編 卷一

士坂本天山。天山講中庸。中侗已畧通其大意。天山  
奇之。呼以中書。中侗遂以為通稱。村距高遠二里餘。  
而其講日未嘗以祁寒暑雨不至也。居三年。往入松  
本藩。儒木澤天童之門。庚申夏。卜居木曾驛。藪原業  
醫。業餘教授生徒。一日投卷大息曰。蠖屈僻邑鬱々。  
徒消歲月。安得遂宿志哉。遂負笈游京師。師事猪飼  
敬所。學醫於中西鷹山。居歲餘。業成而歸。弟子益進。  
會新居落成。名曰不用舍。表有待乎大用也。來學者  
日衆。名譽亦日顯。高遠藩主聞其賢。文政甲申十月。  
徵為儒員。兼督鑿學。給廩十口。言聽議用。興學校。建

朗廬曰好  
男子之語  
一篇氣骨  
從此生  
南豐曰學  
有淵源名  
亦不虛

朗廬曰見  
龍在田

南豐曰不  
負其所學

朗廬曰致  
仕不為尤  
龍而陷之  
小人可惡  
如此

又曰莫領  
有何代無  
之

醫學館。藩治翕然一新。嘗扈藩主。再如江戶。恩遇至  
渥。特賜章服。又屢賜物。曰闔藩向學。中書之功也。弘  
化乙巳年六十八。以病致仕。會藩士數十名連署議  
開墾。大忤旨。多係其門人。初中侗以新進。而居師傅  
之重。群小深嫉之。至此出力欲傾之。密告曰。藩士之  
連署。中侗之所陰贊也。藩主在江戶。聞而大銜之。嘉  
永己酉冬。歸封邑。即按驗其事。譴責曰。汝以儒臣。煽  
動藩士。其罪倍主謀。掠治甚嚴。內外股栗。屏息噤口。  
莫之敢救者。中侗弗屈。藩主盛怒曰。假令汝不知。藩  
士之橫。至此。乃亦汝教授之過也。遂削祿。收宅。謫徙

近世韓人傳 三編 卷一 藩主天祥



朗廬曰不悶見君子

南豐曰中

僚樂天知

命可謂有

德之士矣

觀其臨終

揮斥婦女

之言又何

壯也使人

欽慕不能

上

朗廬曰馬

永脫灑其

人氣象可

想

於城南數里外。不許親戚故舊通信。又令闔藩禁奉。其學嚴甚。實是歲十二月二十二日也。時論寃之。中僚泰然自如。語家人曰。是天也。猶免飢寒。亦君恩已。居三年。會封境有紛訟。有司不知地理。大窘。乃告藩主。飛書問之。中僚答辨甚盡。有司得之。疑團冰釋。嘆惜不已。辛亥八月。罹疾。自療無效。曰。不可治也。乃作書。招故舊門生等。徐告永訣。一日。揮斥婦女。曰。大丈夫不死。婦人手。乃瞑。享齡七十有四。初中僚卜高遠城東金剛山。自作壽冢銘。鐫石建之。銘曰。爰卜宅兆。幾百萬年。金剛之山。不崩不騫。松栢森々。永

又曰舉其言收前段并表章其學淵源又守有力

不變遷。滿山靈色。惟任自然。乃埋我骨。以歸其全魄乎。安此以樂其天。死後五日。遂葬于此。中僚為人質直。好譏切。當世々俗頗忌之。此其禍之所以胎焉。然學德已高。貴人締交者亦衆。若日野亞相公及沼津黑羽諸侯尤厚云。雅言。余見天山先生學知所向也。從天童先生學。如發蒙也。事敬所先生。解作文辭也。我遵此三先生之教。自覺學有進步。三先生真吾師也。於書莫所不讀。邃乎易。其說曰。易則以天道地道。今之以陰陽為天道。以剛柔為地道。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不可混也。數則天道。故以奇為主。象則地道。



南豐曰有  
文事者必  
有武備

明廬曰以  
其詩結束  
全篇筆力  
扛鼎

故以偶為體。數之與象不可合也。先儒大抵以陰陽  
剛柔為混。以象數為合。獨趙翼曰。卦象不本圖書。其  
見卓矣。特憾語焉不詳耳。占用著。蓋從天道也。莊子  
曰。易道陰陽是也。卜用龜。蓋從地道也。五行質也。為  
剛柔也。卜用五行以從地道也。先儒或以易不言五  
行為疑。不達天地有別之意也。乃著周易衍註。周易  
外翼。易學源流論等數部。晚最留心武事。曰。苟食祿  
者。雖儒士亦武人耳。乃作尚武論。其餘所著。有經義  
鑿說。雜著凡一百餘部。其藏書亦一萬餘卷。嘗賦詩  
曰。已為萬卷主。又作千人師。一旦遭放逐。何須嘆數

又曰論贊  
輕々著筆  
大得體

奇。蓋寶錄也。明治間。其子元起官修史局。余因得識  
之云。善諷子曰。中侗雖一跌以死。其子孫皆際中興隆運。  
而就官。又其著書可傳聞。其叢書。落原拾葉。一百五  
十卷。元起校正。孫畔夫獻之。朝廷。朝廷賜金。若  
干。以賞之。嗚呼。中侗可以瞑矣。夫。

坂谷朗廬曰。中侗自醫出。卓落不群。能興藩學。亦  
儒林中出色之人。不可不傳也。余又恠。方今不論  
漢洋。自鑿出者。往往赫奕焉。然則醫道之可重。不  
獨為濟生歟。明治十一年三月。識于春日街。



元田南豐曰。吾父執有野本伯美。以儒仕于中津藩。遇讒而廢退。居田里。教授以終其身。余嘗見之於日出時。年已六十餘。風骨清瘦。眼光射人。信其為偉丈夫也。伯美沒已久矣。而二豐人士至今思慕之。考其人品藝學及行事之迹。畧與中保相類。但伯美長文辭。而至著述之富。則不及中保遠矣。大沼枕山曰。余嘗讀中保尚武論。贈之詩云。憶昔文化文政年。偃戈以來稱極盛。四海波恬涵太平。五雲滿城表嘉慶。豈唯通邑兼名都。豪奢無地不華競。決皆不見戈船來。誰思蠢爾恣暴橫。中氏之

翁才最良。處常候變微。知顯十年前。見今光景氛。侵漠々內外洋。文人而講武人術。能以一卷杜扶桑。持此可以陳臺閣。防外制內足方畧。持此可以示草萊。舍生取義多忠諤。嗚呼尚武論尚武論。勝於上書奏萬言。今讀此傳。不堪懷舊之感。書傳末。己卯三月。為翁令息囑。小野湖山曰。中保翁信中偉人也。余未及識翁。然與翁弟元三交遊頗舊矣。元三雖業醫。慷慨憂國之志。亦與翁相似。時々為余說翁平生。又示其著書。故雖未識翁面。猶舊相識也。今讀此篇。宛如與



翁面晤。又如聽元三之談。而元三物故。今已廿年。翁則近卅年矣。一讀愴然。掩淚而題。

淺田栗園曰。余少年與天童之孫木澤晉輔。執贄學中。保先生。先生方面大耳。音吐亮然。談至得意處。開口大笑。一望而知為偉人。今讀此篇。宛如接警效焉。先生曾題其小照曰。虛名非達。徒老非壽。蕭敷非榮。少文非富。道從周易。業本傷寒。自信所信。體胖心安。蓋得意之語也。宜與此篇并傳耳。

餘長疑是。與常。則變。時。味。臨。十。年。前。其。今。又。景。辰。

小川幸三傳。其。上。京。草。莽。義。士。對。謝。

幸三者。加賀國鶴來村人。名忠篤。字士信。號靖齋。源姓。小川氏。幸三其通稱也。父曰忠安。母曰藤井氏。幸三少儻有大志。年甫十四。游京師。學於太田典藥。居五年。歸省。請父曰。醫術唯濟病者而已。兒請學濟天下之術。忠安以此奇幸三。使游學江戶。幸三乃師事小林某。專攻經世之學。成歸鄉。既而復遊京師。當是之時。天子憂外夷之陸梁。敕幕府。舉膺德之典。而幕府因循姑息。忌正議。蔽聖明。是以草莽義士慷慨扼腕。竊謀復王政。適薩長二侯上京師。有

朗廬曰。儒中之項籍。

又曰。揭時事覺全篇。眉目軒舉。

近世偉人傳 三編上 卷七 第三大序



明堂曰卓  
說即人々  
意中之語

又曰小兒  
不解事

又曰文久  
一句尤有  
力

所奏聞幸三乃慨然曰我公食百萬石方國家危急  
之秋拱手無所為於天下而可乎即裝束上程晝夜  
兼行歸國上書藩主且見用事者說上國形勢論尊  
王大義藩主前田齊泰然之乃命執政老臣與幸三  
論難雜議將有所大用會有蜚語幸三與浮浪無賴  
之徒通游說賣國因坐禁錮時文久二年也明年將  
軍德川家茂奉敕入朝於是齊泰始悟流言不足信  
幸三之言可用乃特命赦其禁錮擢中士賜祿十七  
石二月齊泰上京命幸三扈從參與機務三月歸國  
是歲朝廷譴責毛利氏禁其上京草莽義士憤慨

又曰此舉  
雖不成亦  
復古之陳  
涉  
又曰卓見  
又所以受  
禍

奉中山侍從忠光舉兵於大和海內洶々幕府乃召  
東北諸侯於江戸以自援賀藩世子前田慶寧亦首  
見召諸老臣皆以應募命為可幸三獨抗議以為不  
可乃與同志連署止之是冬朝廷召慶寧慶寧猶  
豫未發先令幸三等至京師視其形勢幸三等與正  
議諸藩士相見議時事具狀復命且勸上京元治元  
年五月慶寧遂率眾入朝奉敕護衛禁門方是  
時毛利氏老臣福原某國司某等帥兵來次于京郊  
訴寬慶寧屢為說廷臣及幕吏用事者百方洗雪其  
冤而不省慶寧知事不可為乃托病乞歸藩七月十



朗廬曰教  
昂淋瀝

九日急上途。是日福原國司等引兵詣闕下。狀奏松平容保等罪。輦下擾亂。兵燹俄起。幸三在國。聞變。訣父母故舊曰。事急矣。不可不往。我謀不效。我其死矣。乃為詩曰。入枕秋風夢。忽驚酒邊拂袂一狂生。義肝一片不銷盡。又負月光鳴劍行。朗吟數回。乃發。馳至近江海津。遇世子。審其事情。慨歎數回。不得已而歸。既而幕府誚慶寧甚嚴。闔藩恐惶。不知所措。乃罪諸與事者以謝。而幸三以用事尤多。先下獄。是冬十月二十六日卒。處斬。時年二十九。後四年當大政維新之時。藩主勤王。闔藩不誤。順逆者蓋因幸。

三。諸子首唱勤王之力云。

又曰論替  
并及數子  
傳確而取  
友之端亦  
見

善諷子曰。余往年據長人所筆加賀人駒井躋菴事狀。作之傳。示其同國人石寄謙。謂我舊藩勤王死節之士。尚有數名。世鮮知者。子能傳之乎。乃携小川福岡千秋諸子事狀。及其友人野口以成藤井世均手書來示余。受而閱之。其忠誠義烈。有過躋菴者。而世均一書尤慷慨。嘆小川福岡千秋諸子忠義之不顯。而躋庵獨成名於世。是乎。余知大國之果有人。又感乎石崎野口藤井三子好義厚於同藩士也。乃先傳幸三。行將及福岡千秋諸子云。

正世偉人傳 三編上 三十一



坂谷朗廬曰。誘君以大義。而時未至。乃又代君死。幸三苦節實可悲也哉。抑所謂首唱之功。立於身後。而獲此佳傳。余又為幸三賀。

田邨翠崑曰。幸三義烈如此。而世鮮知者。今善諷子奮筆傳之。真所謂發潛德之幽光者也。

吾聞十曰。余抵平糶身入。視事亦實入。與井觀番車。三精七音。即此。王心心。...

曰上子木暮足翁傳

足翁者。上野國群馬郡澀川驛人。名賢楳。字五十。擢木暮氏。號梅屋。幼時稱谷五郎。足翁其晚年號也。系出自佐々木高綱四郎。翁生穎異。年甫八歲。從吉田芝溪學。才識超絕。群兒芝溪器之。年十七。隨芝溪如水上。寓杉山某家千太郎。草養蠶。須知二卷。上之。其藩王既長。慷慨抱杞憂。當嘉永間。洋夷事起。數上書幕吏。不省。乃咏懷曰。語留邊。樂人毛那久。佐乃濱。千鳥奈久。奈久獨世。遠渡留我。其學家重國體。主張皇朝學。嘗註會澤正志所著新論。有故不卒業。其教門生尤

明廬曰。既示教。



朗廬曰庸  
言庸德人  
生基本豈  
有他哉

懇篤恒引管家遺誡曰汝輩攻洋學亦可也慎勿忘  
却和熹漢才之神語又曰汝輩勿怠而家業家業不  
怠而食足則心安矣心安即長壽之良藥也且清儉  
自守而勿吝于財者世間人雖親戚友朋姓々吝于  
財而生怨隙矣翁嘗從高野長英問洋學有所發明  
故雖攻國學不陷頑固平生業醫家又素富藏貸券  
數十通一日有所感悟束而投之火中曰無此亦足  
矣因自號足翁々狀貌魁偉長七尺餘少時漫游海  
內嘗天暮無宿資叩一人家乞宿主人曰子何國人  
曰上毛人曰上毛人則識高山彦九乎曰識然則宿

又曰真箇  
足翁

又曰音吐  
似焉墨

而為我話彦九事乃留而聽之翁言論雄快俯仰慷  
慨主人嘆稱口真如見彦九其人也翁在家也壁常  
掛佐々木高綱字治河先登圖以自警曰我誓不忝  
吾祖先萬延二年八月以病終于家年七十四所著  
有梅屋咏草若干卷所謄寫諸書亦數百卷  
善諷子曰足翁始有志於功名而終不遇觀其國詩  
可哀矣然從容不憤觀其戒弟子亦皆見道之言齡  
過古稀亦非天祐吉人耶余獲翁之事狀於其同鄉  
隱君子堀口藍園而立之傳  
坂谷朗廬曰山水有惟奇者有平坦者然復有自



然變化之妙。慷慨激烈中。著此平易尊王之人。殊覺有風趣。

岡田后得曰。甚矣吾藍園之似足翁也。其尊王之不激。待人之懇篤。力業之勵苦。御家之清儉。而用財之不吝。莫一不似焉。但其所異。則藍園妙於唐詩。而足翁巧於國詩耳。

田邨翠崑曰。世多不足翁。而鮮足翁矣。今傳足翁。即所以諷不足翁也。嗚乎。年過古稀。尚貪月給者。可愧死。

而為其於此事。不置而觀之。餘言辭。孰對前則。

010190530260

48-13344



